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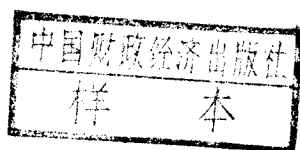
潘序伦回忆录

PANXULUN · HUIYILU

5.3

潘序伦回忆录

87
K825.3
32
2



B

376533

潘序伦回忆录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 32开 3.25印张 3插页 65,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4166·733 定价：0.85元

109



潘老在学习

目 录

前言.....	(1)
序.....	(3)

× × ×

一、童年时代.....	(8)
二、走了许多坎坷之路.....	(13)
三、开始走上会计经济专业道路.....	(20)
四、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4)
五、创办私立立信会计学校.....	(30)
六、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	(36)
七、立信同学会.....	(41)
八、涉足会计、经济官场.....	(47)
九、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漫长过程.....	(51)
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取之于会计 用之于会计.....	(55)
十一、发挥晚年“余热”.....	(59)

× × ×

附录

一、潘序伦与立信会计事业.....李文杰	(63)
二、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顾福佑 王成杰	(71)
三、潘序伦先生的专著、译著、论文目录.....	(91)

前 言

我国著名的会计老前辈潘序伦先生最近不幸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他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在1984年《财务与会计》杂志上连载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外会计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日本公认会计士隈井要先生全文翻译成日文，在今年日本会计士协会出版的《会计杂志》上连续刊登，并印成单行本，介绍给日本会计界。特别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的立信校友，潘先生的子弟，纷纷来信联系，希望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现将潘序伦先生的回忆录略加补充，汇编成册，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潘序伦先生的一生，是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就从事会计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在旧社会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办起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包括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函授学校和各种类型的会计补习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为培养会计人才，发展会计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潘序伦先生和立信同仁在办学过程中，采用多样化的办学方式，以严格和实用的原则培训学生，造就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人才，使各类学校由小到大，由普及到提高，不断发展。

他在创办立信会计事业过程中，坚持“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潘序伦先生虽已逝世，他这种创办立信事业的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1985年12月

序

杨 纪 琬

《潘序伦回忆录》在《财务与会计》杂志上发表后，我读了很受感动，很有启发。潘老先生撰写出这么一部很有价值的长篇回忆录时，已是九十二岁高龄，实在难能可贵，说明潘老先生对发展我国会计事业的关心。《潘序伦回忆录》，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无论会计工作者，还是会计教学和理论研究者，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教益。现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决定出版单行本，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

潘老先生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多年，和他休戚与共的是立信会计事业。大家知道，从二十年代直到解放前夕为止，立信会计事业在我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会计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丛书，在我国会计工作、会计教育和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潘老先生为之竭尽全力，艰苦创业，锲而不舍，可真谓达到了呕心沥血的境地。立信会计事业永存中国会计发展史册，潘老先生为发展立信会计事业含辛茹苦所做的贡献，也永远铭记在同行们的心中。

二十年代末成立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其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更作出了它独有的特殊贡献。特别是在开拓业务、发掘人才、改良会计、恪守信誉等方面，都

作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从1927年建所到1935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就承办了四千六百多个案件。其后更是数以千计的企业、机关、团体，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了数以万计的案件。在抗日时期，以及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还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国内一些重要城市开设了分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事业的兴旺发达，可称当时执业会计师的“黄金时代”。对推动我国执业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为我们今天开展注册会计师业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人才开发的楷模，事务所不仅本身团结了全国不少会计专家、能人，而且通过“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扩大了社会上的会计队伍，不少人从此走上投身会计事业的道路，到后来成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会计事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会计人才的发展，我们今天需要建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十倍、百倍于当年。因而，团结、发掘一大批有志于会计事业的人才，更是刻不容缓；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会计改革的先锋，在积极推行新式簿记、改良会计制度设计等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可贵的是由潘老先生亲自拟定提出、并贯彻始终的“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精神，作为办理各项会计事业的信条，不仅在过去赢得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今天也仍然可以为广大会计人员忠诚社会主义会计事业、保持崇高职业道德所借鉴。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让党和人民信得过，努力为四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潘老先生在创办和发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是全力以赴、一心扑在事业上。尽管道路坎

坷、挫折多磨，他总是不馁不退、锲而不舍，迎着困难上，踏着波折行，千方百计把事业办得精益求精，逐步发扬光大。这种热爱会计事业、献身会计事业的事业心，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是年青人学习的。一个人总是应该有一番事业心的，干什么工作无论哪一行，都应该竭尽全力去把它办好。在争取中华民族腾飞、尽早实现四化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潘老先生主持创办的立信会计学校，是立信会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在培养我国会计人才方面是有特殊贡献的。早在1924年潘老先生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归来，就先后担任了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上海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西方新式簿记，以治学严谨而著称。1927年创办了第一个簿记训练班，以后发展成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直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广州、重庆也建立了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多层次的会计人才教育体系。从二十年代开始到解放前这二十年间，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专业人才，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潘老先生来说，确是桃李满天下。现在在国内外成为会计界知名专家、教授，或在企事业单位担任重要会计工作的，不少在早年都受过立信的会计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潘老先生解放后在经过种种磨难、多方冲击、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四化建设对财会人员的迫切需要，经潘老先生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重庆、天津立信会计学校也相继恢复，重开立信会计教育事

业，并日益兴旺发达。立信会计教育事业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启迪的宝贵经验是：第一，多渠道培训，多形式办学，广开学路，多出人才。立信会计教育从夜校、晨校到星期日校，从训练班、补习班、速成班到函校、专科学校，一切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多方创造有利条件，便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青年都能有获得不同层次的会计专业知识的学习机会，在短时间内就能培养出大量的有用人才。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全国有近百万会计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要想在短期内使他们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半个世纪以前，潘老先生联系当时的实践，已经做到，而且富有成果，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做到呢；第二，聘任社会名流任教，自编教材讲义，是解决师资、教材匮乏的好办法。立信会计学校教学人员不多，兼职教师倒是不少。都是潘老先生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而聘请来的社会著名学者、专家，如黄炎培、马寅初、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在立信讲过课，因而立信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他们还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先行试讲，不断修订，最后形成一整套切合实用的立信会计教材。这些也都是我们在今天发展会计教育事业中可以仿效的；第三，精打细算、勤俭办校，这是立信建校以来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值得大家学习。吸取立信的这些办学经验，对于发展我们今天的会计教育事业，都是极有意义的。

立信会计丛书在当时的中国会计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立信会计事业增添了光彩。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会计理论发展方面也远远落

后于西方。当时我们这些三十年代的学生，念的书都是美国的。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水平也较高的会计著作，前后出版了五、六十种之多，发行量也很大。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也都流传很广，在发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推动会计工作、培养会计人才等方面，这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1981年在潘老先生的倡议下，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所，编辑出版《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受到会计界和读者的欢迎。潘老先生是会计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是旧中国仅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学识渊博，著作颇多，见地很深，特别是在治学、讲学和做学问上，有一股顽强的精神，锲而不舍、坚毅不拔，终于攀登了会计学术上的高峰。特别是潘老先生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是值得赞赏的。解放初期，我们学习引进了苏联的一些会计制度，潘老先生为了推动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年逾半百自学俄文，而且学得非常好，还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一书，向中国会计界介绍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近几年来，潘老先生已年逾九旬，仍关心会计理论的发展，经常撰文谈及自己的看法，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各行，积极倡导会计改革创新，并对会计参与经营管理，会计走向电算化，等等，仍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学习、宣传、探索。

潘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会计界的老前辈，是著名的会计事业家、会计教育家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会计学者。立信会计事业的成功，浇铸了潘老先生的全部心血。潘老先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国会计界的重大损失。出版这本回忆录是对潘老的最好悼念，我写这篇序言，也寄托了我对潘老的哀思。

一、童年时代

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①，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羨（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羨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②，每逢他的生辰（阴历12月29日），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③，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考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

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是我的一个远

① 详见谢灵运、李白、白居易等诗文集、书简。

② 见现存清光绪十七年重建东坡书院碑记。

③ 清朝所规定的臣民大礼服的帽饰。

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①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仍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我当时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二十四姓大族论资

① 科举考试的一种正规文体，字数有一定限制，全文一定要分为八个段落，所以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原是明、清两朝要限制知识分子发挥自由思想而进行的一种禁锢方法。

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①担任，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担任。其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简直可以说与今天的高中的课程差不多了。我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他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我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颅，勉励我继续努力。



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只有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简称“家

① 是一个比秀才高，比举人低的科场等级。

祠”),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禁止进入孔子庙(尊称圣庙或文庙)。就是在后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合,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自己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亲姓潘,我母亲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现在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学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都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

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因我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后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

下面我将详细谈谈我在求学和就业的道路上所走过的弯路，作为青年同志们的借鉴。